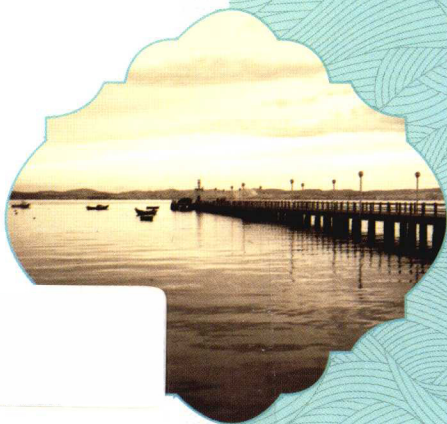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

既有新颖的艺术表达，又有传统文学元素的传承，
特别是文字间弥漫的淡淡哀愁与浓浓忧郁，
让读者对书写对象产生心碎、心软、心疼的由衷体恤。



沿着一条河流 回家

Yan Zhe
Yi Tiao He Liu
Hui Jia

丘脊梁 著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既有新颖的艺术表达，又有传统文学元素的传承，
特别是文字间弥漫的淡淡哀愁与浓浓忧郁，
让读者对书写对象产生心碎、心软、心疼的由衷体恤。



沿着一河流

丘脊梁

著

Yan Zhe
Yi Tiao He Liu
Hui Jia

回家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沿着一条河流回家 / 丘脊梁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12 - 6

I. ①沿… II. ①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12 号

沿着一条河流回家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丘脊梁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12 - 6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 目录 Contents

来的都是客	1
手 稿	17
等 待	32
疲软的安全	44
结 账	56
一半是阳光，一半是尘埃	66
烟花散	83
沿着一条河流回家	94
影 子	110
强奸犯	124
满眼是根	135
崩 症	152
烂 毒	166
锣声为谁而响	189

来的都是客

我正在将一部美国大片看得高潮迭起时，办公室的门“笃笃，笃笃笃”地响起。这门敲得轻轻巧巧，敲得文质彬彬，略略还带了点胆怯和羞涩。这声音，我有点陌生。

我从容地将视频关掉，熟练地将桌面上的一个文件点开，然后重重地咳了一下：“进来！”进来的果然是一张陌生的笑脸。是一个男子，四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头发梳得工工整整，打了厚重的摩丝。让人奇怪的是，这么热的天，他居然穿着一件雪白的长袖衬衫，脖子上还吊了一条通红的领带。

我有点疑惑地望着他：“你找谁？”

自从市里将过江大桥的收费站撤掉以后，我们这个副处级的大桥管理局，差不多就沦落成了一个街边弃儿，娘不爱，爷不疼的，除了搞搞大桥的检测维护，安全保卫，平时屁事都没有，连鬼影都不见一个。我这个副局长的办公室，更是很少有外面的人来。

男子笑得有点紧张：“您就是江局长？哎呀，江局长您真是太年轻了！太年轻了！”他站到我办公桌的前面，一边局促不安地频频点头，一边把夹着的皮包搁到桌上，扯开拉链，用一只手在里面摸索。

我好奇地看着他，心里琢磨着他的身份和来意：看这样范，八成是一个不太老练的推销员。

男子在包里摸出的，是两只绿箭口香糖。他用双手毕恭毕敬呈上一

只给我：“江局长，您请——”我感觉他那样子很可笑，摆摆手，把腰背挺直，轻轻靠到椅子上，头微微后仰，有点冷淡地问他：“你是？”

“我是您的读者呢！望江区畜牧水产局的，特意来看看您。”男子讲得很认真，将口香糖轻轻放到我的键盘边。

这，这真是奇了怪了！我的读者？我还有读者？我一个正科级的政府官员，一不写小说，二不看小说，来的是哪门子读者？

我有点不高兴地说：“你没找错人吧？”

“那怎么会呢！您写的《加强五项措施，管好过江大桥》，讲得真好啊，太有理论水平了，我都看了好几遍。今天特意来看看您。”男子一脸真诚的样子。

哦，原来他说的是我前不久发在市里日报上的一篇理论文章。这篇文章，原本是我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稿，由办公室起草的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报社担任理论部主任，我们常在一起喝酒。看到我这几年在正科这个位子停滞不前，心情郁闷而又束手无策，他提议我搞几篇理论文章到报纸上发发，说不定市领导看到后，心里会有一个印记，到时研究起人事来，终归有些好处。我当时还一点都不领他的情，不想搞，我说没有真金实银，靠这些虚无缥缈的花架子有个屁用？同学气得酒杯子一甩：“江小年，你真是不识抬举呢！你知道我们的理论版都是发些什么人的文章吗？至少是副处级，一般都是正处实职！你一个科级干部，发你的文章，署你的名字，注明你的单位和职务，这是给你多大的面子啊！你他妈的还扳俏不想搞！”没想到文章发出来后，不但没引起市领导的关注，反而搞得我们局长很有意见。现在，竟然还引来了一个奇奇怪怪的“粉丝”。

我把身子稍稍前倾了一些，微微笑了一下说：“这文章好看吗？呵呵，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工作报告，哪有什么理论水平。哦，请坐吧，怎么称呼你？”尽管我不爱好写文章，也不喜欢搞理论，而且这文章还给我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麻烦，但人家毕竟是慕名而来，来的都是客嘛，不管他的目的何在，表面客气一点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“嘿嘿，江局长谦虚了。我叫丁一凡，望江区畜牧水产局防疫股的股长，以前在办公室写了十几年的材料，没事就喜欢读读理论文章。”男子小心翼翼地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腰杆挺得笔直。

“哦，丁股长！”

“嘿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江局长，您那文章中提出的五项措施，项项都是以人为本，条条都符合科学发展观思想，现实意义深远啊！”

我“嗯嗯啊啊”地听他讲，礼节性地回应了几句后，便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脑桌面的文件看。丁股长站了起来，把包夹到腋下，连声说：“打扰了打扰了，我还有点事要办，江局长您慢慢忙啊！”起身后，他小心地把自己坐过的椅子摆正，然后才一步一步退到门边。到了门边又再次向我微笑着点点头。我一直坐着没动，目送他出门。看到他那谦恭的样子，突然感到这人好可怜的，便站起问他：“丁股长，你找我还有其他事情吗？”丁股长连连摆手：“没有没有，江局长您坐，您坐，我就是来看看您的，您慢些忙啊！”他轻轻地把门带上，从我眼前消失了。

像丁股长这类奇奇怪怪的访客，在我们过江大桥收费站没被撤掉以前，差不多三天两头的就会碰到。有的说是我的老乡，到旁边某单位办事，特意来看看我这个家乡出息的“能人”；有的称是我某个同学的朋友，常听同学提起我，正好来局里办事，顺便来坐坐；有的干脆自称是局长的熟人，局长不在，到我这里待一下……无一例外的，在获取了我的手机号码之后，便不断地邀请我吃饭喝酒钓鱼，感情达到一定程度，底牌就亮出来了——办一个甚至是一堆免费过江通行证。我在心底里，非常鄙视地称呼这些人为“钓客”。现在，过江大桥收费站一撤掉，这些当初乱七八糟的来客，后来称兄道弟的朋友，也就一个个像空气一样，全都看不见，摸不着了。

要是早个一两年，我肯定会毫无疑问地把丁股长也划入这类角色的，尽管，他的角度更为刁钻，手法更为新奇，但目的还是一样俗不可赖。可是现在，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？一点好处都不会有！我们不但

不能帮人谋取利益，自身都有点难保了，人大会上，早就有代表提出议案，要将大桥管理局这个机构撤销，或者是并入交通局。窝都快没了，还会有“钓客”上门吗？

如果丁股长不是一个“钓客”，那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爱好者，读了我的所谓的理论文章后，真的觉得写得好，真心想来看看我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真是应了“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”这句古话。丁股长啊丁股长，这世间有趣的事情多如牛毛，你为啥就单单喜欢上了这些索然寡味又假又空的玩意呢？

我把发表的那篇理论文章又仔仔细细读了一遍，写得倒也有条有理，有根有据，有板有眼，但要说蛮有味，那是扯淡！

好在没事做的日子过得快，我慢慢就把这件事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每天上班，我除了在办公室送来传阅的文件上签个字或划个圈外，剩下的大把时间就是到网上看电影。老婆嘲笑我说：“江小年啊江小年，你现在哪里还像个局长，简直就是一个审片的嘛！”

某天我又在办公室“审片”时，丁股长来了。依然是穿着一件雪白的长袖衬衫，脖子上吊一条通红的领带，腋下夹着一个老式的公文包。我基本上忘记他了，淡漠地问他哪里的，听到“防疫股”三个字，才恍然记起。

“哦，丁股长！请坐，请坐。”

丁股长高兴地在我对面坐下，扯开皮包的拉链，又用双手送上了一个绿箭口香糖。这次我接了，微笑着剥开，放到嘴里慢慢嚼了起来。见我剥了口香糖，他自己也跟着剥了一个。剥下的包装纸，他不经意地折叠成一个正方形，随手又放进了公文包。他嚼着口香糖，笑呵呵地望着我，嘴角左上唇上一粒芝麻大的黑点，随着他口腔的嚼动而热情地飞扬。

“江局长，上次来找您，看到您有事我就先走了。其实，对您那篇文章，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。”

听到又是谈那篇实际上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文章，我心里有些烦

躁，狠狠嚼了好几下口香糖后，脸上才显露出貌似期待的神情来。

也许是受到我友好态度的鼓舞，这次丁股长讲起话来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国内几座著名的大桥，杭州湾跨海大桥，港珠澳大桥，长江公路大桥，温州大桥，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，舟山跨海大桥……他一个个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，其熟悉程度，让我震惊不已，惭愧不已。显然，他是有备而来的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与桥梁管理不搭半点界的畜牧防疫人员，关注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他关注这些东西，目的何在？

“各个大桥管理局也好，管理处也好，其职责无非是通行收费、日常维护、安全保卫、路政管理，现在大部分撤掉了收费站，日常维护成了主要职责，一个个过得清汤寡水的，难啊！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目前的困境，其敏锐眼光和专业水准，真的让我对他下一步的高见，充满了期待。

“其实，撤站以后，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你们忘了开展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”我的兴趣一下子就被他调动起来了。

他嚼了几下口香糖，把皮包拉开，找出那个正方形，打开，再将糖胶吐在上面，小心地包好后又放进了皮包内。然后才抬起头，伸出四根指头在我面前晃了晃，小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我说：“四个字，经营开发！”

这四个字，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，确实是我们走出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，但也并不是什么新鲜招数。这个方法，我早就在局里提出来过，党组也开会讨论了几次，但能否搞？如何搞？谁来搞？一直议而未决。作为一个局外人，能看得这么清，说得这么准，已经非常难得了。我想，为了得出这四个字，丁股长在背后也下了不少工夫。

“你们真是守着宝山做穷人呢！这么长的桥，可以做多少路牌广告、路灯广告啊！”丁股长忍不住发出感慨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确实有过自己的思考，现在看到丁股长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一种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，像碰到知音一样，我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忘了对方的身份，在一个与自己的工作毫不相关的股长面

前，一二三四地高谈阔论起自己的工作思路来。等到谈完时，我才注意到丁股长一直在笔记本上记录我的讲话。我奇怪地问他：“这些东西你记了有什么用吗？”丁股长把笔记本塞进公文包，红着脸说：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江局长，我以前搞惯了办公室工作，只要领导一讲话，就自觉拿笔记录。”

丁股长高高兴兴地走了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猛然醒悟过来：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搜寻国内桥梁管理的经验？为什么如此热心于我们的经营开发？肯定是想承包我们的广告位，或是为某个广告公司拉生意！我觉着，这个奇奇怪怪的小股长，他遮遮掩掩的底牌，很快就要显露在我的面前了。

果然，三天之后，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。那是一个晚上，我正在家里陪老婆看一个无聊的韩剧，手机响了。我接听，里面的声音比较嘈杂，有行人的笑闹声，有汽车的奔跑声，还有轮船的鸣笛声。这声响，我似乎有些熟悉，但又不能确定是哪里。

“江局长，我是丁一凡，您现在方便讲话吗？”

“丁一凡？哪个丁一凡？你没打错电话吧？”

“哎呀，江局长，我是防疫股的丁一凡啊！前几天还去过您办公室的。”

“哦，丁股长！”

不知什么原因，我一直没把他的名字往心里放，但对他的股长职务，倒是印象深刻。他说丁一凡，我感到是一个陌生人；但一说丁股长，他的形象就在我的眼前生动起来。

“有什么事情你说吧。”我故意对他不冷不热。

“江局长啊，我现在就在你们的过江大桥上，大桥的夜景真美啊！好多人在桥上散步乘凉呢。要是在桥上搞广告开发，传播效果肯定出得好，商家绝对会相当满意！另外，还可以考虑搞搞旅游开发……”他说话的语速很快，心情明显很激动。

我耐心地听他讲了一会，见他一直不亮底牌，就果断地打断说：
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正在陪一个领导谈点事，再说吧。”丁股长尽管言犹未尽，但还是停了下来，失望地说：“好吧，江局长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了！”

老婆把电视机的音量恢复正常，笑话我说：“江局长啊江局长，你天天埋怨现在没人找你了，好不容易接了一个电话，见是个什么股长，又要摆出一副臭架子，你活得累不累啊？”自从撤站以后，我那往常接电话搞手脚不赢的手机，就一天天变得沉默起来，除了几个同事时不时还来骚扰一下外，外面的电话几乎灭绝了；前些日子发了一篇狗屁理论文章把局长得罪以后，局长调整我分管机关党建，这手机就彻底哑巴了。说实话，我内心很郁闷，很孤独，很想跟人交流，但再怎么样，也不能跟一个外单位的小股长混到一块吧？

“是的，股长太小了！有本事你就去跟市长处长混啊！在人家眼里，你还不就像一个可怜的股长！还笑别人，什么货色！”老婆横我一眼，不再理我，继续看她的韩剧。

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丁股长又给我来电话了。这次话不多，只说想吃个晚饭，有事请教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我还真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

晚饭定在一个茶楼的包厢，距离我们单位不远，装修还算不错。选到这么个地方，我估计丁股长也是费了一些心思的。这样的环境，这样的距离，这样的氛围，比较符合我这个副局长的身份，比较切合他这个小股长的请客实际，也比较适合我们目前的关系。总之，恰到好处。

我走进包厢时，丁股长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。他站立起来，满脸是笑，迎着我坐下，又大声吆喝服务员赶快上茶后，自己才乐呵呵地坐下。这次他没穿雪白的长袖衬衫，脖子上也没吊那条通红的领带，而是穿了一件流行的花格子衬衫，人倒显得年轻不少，精神很多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自作主张已经点了几个菜，看领导喝点什么酒？”

“不喝酒，就搞杯牛奶吧。”我本来就不爱喝酒，何况，跟一个半生不熟的人，喝什么喝？

在等待上菜的空档里，我感到我们互相都有些尴尬。丁股长极力地想表现出热情，无话找话地与我东拉西扯，我充满了警惕甚至是不屑，哼哼哈哈算是回答，气氛始终自然不起来，热烈不起来，融洽不起来。事实上，我们能谈些什么呢？他了解我吗？我熟悉他吗？我们有什么共同的理想与爱好吗？我在心里暗暗鄙视自己：江小年啊江小年，你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，这么不明不白的饭也跑来吃？

好在丁股长很快就把随身带着的皮包打开了。我默默地注视着他，仿佛谜底即将从包里揭晓。他在包里东翻西翻，最后摸出几页纸，双手拿着恭恭敬敬递给我说：“江局长，我花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篇理论文章，请您指导指导。”

竟然是理论文章！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

我接过，“深挖大桥资源，搞活经营开发”几个粗黑标题跃入眼帘。我用心地一字一句读下去，很快就读完了。文章写得观点新颖，条理清晰，证据充分，逻辑严密，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极佳的可操作性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。我以前谈到的一些观点，在文章中都有所体现，但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我发自内心地赞叹：“写得太漂亮了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还不都是江局长您的观点，我不过是记录了一下。您把把关，修改修改。”丁股长非常高兴。

“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吗？”我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
“没有用啊，我跟您说过，我搞惯了办公室，写惯了材料，平时就喜欢读读理论文章，写写理论文章。不过，这东西对我个人是没用，但对您，对您的单位，说不定还能起点小作用。”

“肯定是有作用，说不定作用还大着呢。但是，你有这闲工夫，怎么就不写写本单位本专业的理论文章呢？那不是对你个人更有好处吗？”我依然充满疑惑地望着他。

丁股长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他摸出一根烟，原来他一直是抽烟

的，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：“我以前写过不少畜牧水产方面的理论文章，呈送给区局局长，局长说这东西他没用，级别低了，报上发不出。发不出确实没屁用。我又送给市局的领导，领导发稿的级别是够了，但我的级别太低了，他不想理我，担心我有什么目的，怕给自己添麻烦。我能有什么目的？我都45岁了，这辈子是股长当到底了。因此干脆就不写本单位了，专门写写外单位的，既做了点事情，又避了嫌疑，还满足了自己的爱好，以外单位领导名义发出后，内心还很有成就感呢！”我看到，烟雾中的他笑得其实很苦涩，满眼睛流露出的，都是委屈和酸楚。我的心猛然一颤，仿佛从他身上，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和将来。我估计，再不采取有效措施，这辈子，我也会正科当到底的。我和他没有什么共同的理想与爱好吗？不不不，作为小公务员，我们身上，实在是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了。

“不说了，吃饭！”菜早就上齐了，丁股长端起牛奶，站起来与我碰杯。

我坐着没动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换酒！”

这个晚上，我居然和丁股长喝掉整整两斤酒，吃了整整三个小时的饭，我把单位的困境、自己的处境，一五一十地全部讲给他听了。他不断地安慰我：“你呢，也不用太灰心，反正还年轻，35岁，有的是机会，不像我，到头了。你能升副处，当然是好事，万一升不上去，也没关系，反正副局长是当到了的，你不说自己是正科级，别人怎么知道？我以前就不晓得！”在他的眼里，好像“局长”这个称呼和符号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权威和成功。我只能不断摇头。

第二天酒醒后，我感到自己不可思议，又后悔又害怕。江小年啊江小年，你怎么就这么冲动这么不谨慎呢？你跟丁股长是什么关系？连朋友都算不上，顶多是比熟人多一点而已。面对这么一个来历不明毫不相关的股长，你居然能跟他数个小时促膝谈心，无话不说，你真是太不成熟太没城府了，你这个样子，还想升副处？正科能当到底就不错了！

丁股长的那篇理论文章，最终在同学的安排下，很快就见报了，当

然署名不是丁一凡，也不是江小年，而是我们局长。见报当天，分管副市长就给局长打了电话，隆重地表扬了一番。局长很高兴，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比较隆重地表扬了一番。当然，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幕后故事。在心里，我暗暗感激着丁股长。

但我始终对丁股长有怀疑，我不相信他是真的爱好理论，不相信他会对偏门的桥梁管理充满兴趣。我与他非亲非故，他凭什么要给我贡献一篇如此高水平的文章？他的底牌还要藏多久？

慢慢地，我的担心和怀疑就渐渐淡了下去。因为此后较长一段时间，在工作上我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，丁股长也没来找我办任何事，提任何要求。他只是隔一段时间给我打一个电话，或是偶尔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，谈的话题，也不外乎是重大时事新闻，最新政策法规。对这些东西，他总是有着自己奇特的分析和见解，有时候，我还与他聊得十分投机，感到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也很不错。每次他见到我，总是一如既往的热情，俨然我们就是相交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似的。有一次我在街上步行，丁股长和几个人从一酒店出来，看到我他老远就奔过来打招呼，然后表情夸张地向身边的人介绍：“这是我的耿兄弟呢，大桥管理局的江局长，年轻有为啊！”与我勾肩搭背闲扯一番后，他突然一声惊叫：“哎呀！你今天怎么没开车？”

我有些诧异地望着他。自从车改以后，单位就不再给我配车，而我自己，也并没有买私家车，这些情况，他问过多次，我也给他讲过多次。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丁股长就大声地自我解释起来：“我知道了！知道了！你是在步行健身减肥！”他摸摸我略略有些发福的腹部哈哈大笑。

我也只好跟着哈哈大笑。丁股长拍拍我的肩：“有事你说话啊！”手一挥，同那伙人一起走了。

这个丁股长，总是亮出一些让人看不明白的怪招，还“有事你说话”，你一个小股长，能帮我办个什么事？也太爱在朋友面前吹牛了吧！

我暗暗觉得好笑。

没想到后来我还真找他办了一件事。我老婆养的一条宠物狗，晚上带出去遛了一圈，淋了点雨，回来后几天不吃不喝，老婆急得要死，要我赶紧带去宠物医院治疗。我想起了丁股长，便打了一个电话去咨询。丁股长认真地听我讲完症状后，信心十足地说：“您真问对人了，我可是老牌农校兽医专业的毕业生呢。没问题的，江局长您放心，狗狗感冒了，我马上过来。”二十分钟不到，丁股长就冒雨打的过来了，带了一包药，还给小狗打了一针。后来又接连两个晚上打的过来给小狗治疗。很快，小狗又活蹦乱跳起来。我和老婆都很感激，要给他付钱，丁股长生气地说：“您干什么啊干什么啊！到现在还把我当外人吗？喊我是看得起我呢，谈什么钱！”我只好给了他一盒烟。丁股长接过烟，连声道谢，走时再三叮嘱：“家里有什么事一定要通知我啊！”

丁股长走后，老婆朝我点点头：“我看这人心眼不坏，你多虑了。”

我也点点头说：“现在我也觉得是有些对不住他，什么时候请他吃个饭吧。”

如果说给狗狗治病让我消除了对丁股长的戒备，那儿子住院这件事就让我彻底和他成为好朋友了。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，此后不久在学校里被人踢中了下体，肿得像把酒壶，痛得动弹不得。市里的医生看了都怕，事关他的命根子，我连夜就坐火车把儿子送进了省医院。第三天傍晚时分，接到丁股长的电话，问我们在几病室。我惊讶地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他在电话里“嘿嘿”地笑着解释，他昨天去我办公室坐，听同事讲了这事，正好他今天要来省畜牧局开会，就顺便过来看看。

丁股长走进病房时，窗外正飘着鹅毛大雪，他棕色的羽绒服帽子里，染了白白的一层，而鼻子，则冻得通红通红。他给儿子送了一个小玩具，又给我送了一个小红包。详细问了我一些情况后，又安慰了儿子一番，然后起身告辞。我执意要留他一起去吃个便饭，他坚决不肯：“省局那边都安排好了，安排好了！”我想送他下楼，但在电梯口他就把我强行推了回来。

丁股长送的红包并不多，符合我们这里朋友间人情往来的标准。正是这个数目，更让我感到他的真诚，感到他是真心与我交朋友，没有什么不良的企图。我在想，回去以后，真的该好好请他吃个饭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下楼到医院外边的小街上给儿子买稀饭，在一个小旅馆的门口，意外地又碰到了丁股长，他正夹着皮包从里面出来。很明显，他昨晚就住这里，省局也根本没开什么会，他完全是冒雪专程过来看望我们的。我们那个市比较偏远，坐火车到省城要近四个小时，加上年底单位事多，局长说，不能组织同事们来省城看望了，只能回去后再到家里慰问。丁股长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到省城来看望我们的朋友。望着他疲惫的双眼和陈旧的老式皮包，我的心一热，将他的双手紧紧握住，声音有点哽咽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以后你家里有什么事，千千万万，一定一定要记得告诉我！”

接下来，我就和丁股长成了好朋友，交往一天天地黏稠起来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还他一个礼，但他家里一直没办什么事。

直到8月初，我才接到他的邀请，他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江局长，我请您参加我儿子的升学宴呢！他考上北京大学了！”考上北京大学，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啊，我真心为丁股长感到高兴，决定无论多忙，也要亲自前往祝贺。

升学宴摆在华地大酒店，我们这里最高档的地方。那天是星期六，吃过早饭，我们一家三口就开始准备起来：儿子穿上了漂亮的新衣，我破例打上了摩丝，老婆则将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，装进一个考究的红包。红包里的数目，仅次于姨妹出嫁和局长收媳时送出的礼金。我看了有点心疼，小声说：“太隆重了点吧？”老婆横我一眼说：“你忘了丁股长怎么帮你写文章？怎么帮我治狗狗？怎么到省城看望儿子？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你好意思让他吃亏？何况，我们还要去三个人呢！”我们这里是这样的：一般的同事朋友办酒，去一个人，送个小红包；关系好点的，再加一两张钱；再好点的，就带上老婆或小孩，去两人，礼金也加一倍；如果是一家三口全部出动，那就说明关系特别好，红包自然也要

比较大。以我和丁股长现在的关系，去三个人，送个大红包完全应该。我红着脸赶紧说：“不多，不多！”

我们去得比较早，11点刚到，一家三口就打的来到了酒店。我想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表达我对丁股长的真诚和尊重。丁股长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，系了一条通红的新领带，春风满面地站在大门口迎客，他弯着腰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哎呀，江局长，辛苦你们啦，您真是太客气了！”

酒席设在三楼宴会大厅。走进去，我立刻震撼了！我目测了一下，估计整整摆了近60桌！真没想到，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人，这个一没权二没势的小股长，交友居然这么广泛，人缘居然这么好！太不简单了，太小看他了！我还注意到，每张桌席上面，都摆放着一个红色的标牌，分别注明“恩师席”、“容县亲戚席”、“东乡亲戚席”、“同事席”、“同学席”、“网友席”、“嘉宾席”，前面六种席位，加起来大约占一半多点，而“嘉宾席”则足足有二十多桌。哪里来这么多嘉宾？我估计他是把我这种外面的朋友都尊称为嘉宾了。我们来得确实算早，除了“容县亲戚席”、“东乡亲戚席”坐了二三十个乡下人、“同学席”坐了十来个高中学生外，大厅里还没什么客人。我环视了一圈，带着老婆孩子在靠近主席台的一张“嘉宾席”坐了下来。我想，以我和丁股长的关系，还有我这个副局长的身份，坐到这里应当是恰当的。

刚坐下没多久，就陆陆续续有客人进来。我面朝大厅入口坐着，突然发现几个我熟识的其他局的副局长也来了，当然他们都是副处级。我赶紧招手，他们携带家眷过来与我坐到一块，奇怪地问我：“怎么？你也跟丁股长熟？”我照直说：“以前根本不认识，我在日报发了一篇理论文章后，他找上门来交流，后来就成了好朋友。你们怎么也跟他熟？”他们全都哈哈大笑：“我们，跟你一样的！”我摇着头在心里感叹：“这个丁股长，真的是一个理论迷啊！”

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，入口处不断有大腹便便的人物刺激着我的目光：那个秃头胖子，是市教育局局长；那个挽着年轻老婆的半老男人，